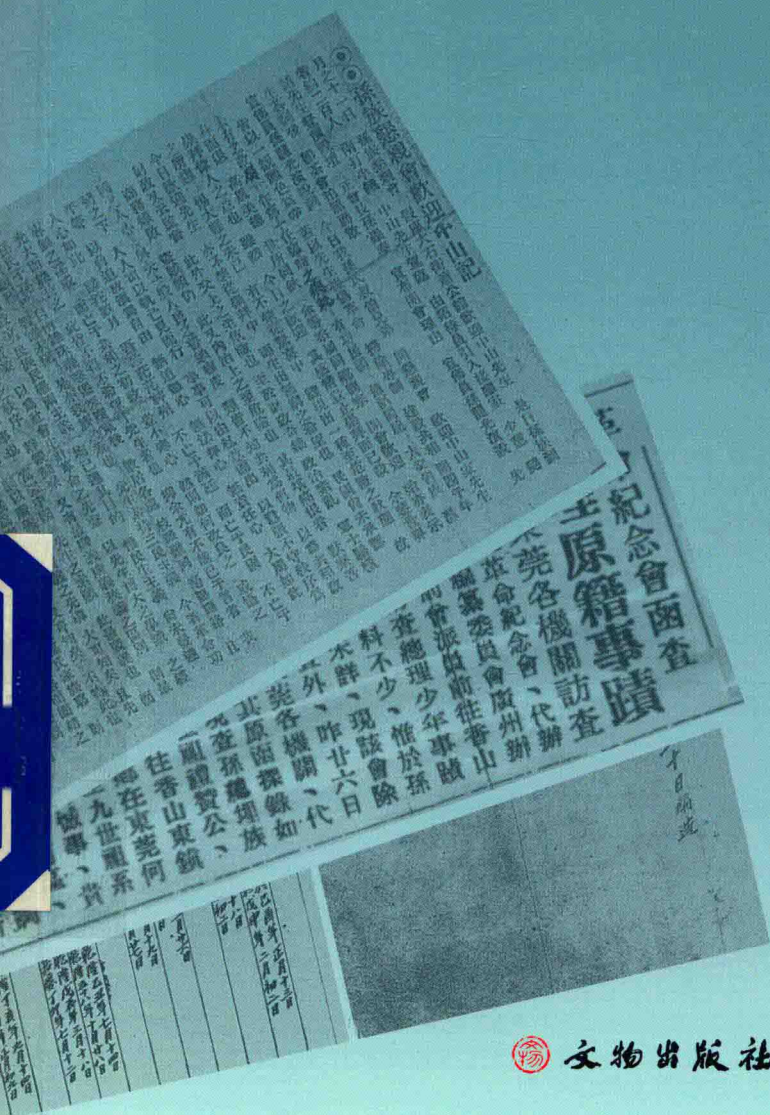


孙中山与翠亨历史文化丛书

孙中山祖籍与家世问题研究

著／邹佩丛



文物出版社

孙中山与翠亨历史文化丛书

孙中山祖籍与 家世问题研究

邹佩丛 著



文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孙中山祖籍与家世问题研究 / 邹佩丛著.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6. 10

ISBN 978 - 7 - 5010 - 4733 - 8

I. ①孙… II. ①邹… III. ①孙中山 (1866 - 1925)
- 祖籍 - 研究②孙中山 (1866 - 1925) - 家族 - 研究 IV.
①K827 = 6②K820.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2954 号

孙中山祖籍与家世问题研究

著 者: 邹佩丛

责任编辑: 贾东营

责任印制: 张 丽

出版发行: 文物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邮 编: 100007

网 址: <http://www.wenwu.com>

邮 箱: web@wenwu.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4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0 - 4733 - 8

定 价: 90.00 元

本书版权独家所有, 非经授权, 不得复制翻印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 150 周年

前 言

1991年10月，我有幸到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工作。在工作之初的两三年间，我不时会遇到观众问到孙中山的祖籍问题，但我当时无法回答，便问同事，同事都认为“东莞说”和“广府说”是对的，因为有翠亨《孙氏家谱》以及孙中山亲属杨连逢、孙社正的回忆为证，纪念馆的陈列也采用“东莞说”，陈列大纲经过国内外的孙中山研究专家审核修订是不会搞错的，翠亨村是广府村，没有客家人，孙家自然不是客家人。

由于工作关系，从1992年起，我就参加馆藏文物、资料的保管工作，开始接触和了解馆藏文物、资料，并参加了馆藏部分国家一级文物的鉴定工作，对馆藏孙家文物的来源、内容及其文物价值有较深的了解和认识。

1994年初，我虽然看过发表在1993年广州《岭南文史》第2期和第4期上争论孙中山祖籍的两篇文章，感觉“东莞说”和“紫金说”这“两说之争”并不一般，但没有太在意。那时，我因感觉学术界对孙中山早期活动的研究很不够，正收集有关资料，准备写一本《早年孙中山》，因为在翠亨村工作，研究早年孙中山有比较优越的地理和社会条件。

不过，由于多次参加馆里组织的清明期间祭扫孙家祖墓活动，看到山上到处是祭祖的家庭，感觉当地人特别注重这一活动（当地人称为“拜山”，实指“拜山坟”即拜祖坟之意）。每当清明前后的半个月内，“拜山”的人特别多，在外地生活或工作的乡亲，也都偕家带眷赶回来“拜山”，很多侨胞甚至专程从国外赶回来参加这个一年一度重要的家族活动。在“拜山”时，很多家庭都带上“烧猪”（又称“金猪”）、水果、点心等，摆放在祖坟前，以示孝敬。当地人“拜山”时，很多家庭都是大人小孩一齐出动，他们亲自铲草培土，既可以示孝，又能增强晚辈对祖坟的感情与记忆，因为孩子总要问一些问题，大人也乐意回答他们，即使孩子不问，大人也会主动告诉他们这是谁的坟，与自己

有何关系。一些家庭因祖坟多，又不集中，每次“拜山”需要两三天时间。纪念馆人员每次在“拜山”之前，都请人先把孙家直系祖坟的杂草除掉，在坟头培上新土，所以纪念馆人员“拜山”就省了很多事，但每次“拜山”仍要大半天才能完成。翠亨孙族的孙社正与孙炳基父子单独出动，主要祭扫他们直系先祖或近亲的坟墓，纪念馆的同事偶尔能与他们在谭家山相遇。那时，使我最为感动的是，快 80 岁的孙中山元配夫人卢慕贞的侄女卢妙珍，每次“拜山”时她都自己从珠海的外沙村换乘公共汽车赶来参加，山高的地方上不去，她就在下面等着，她的弟弟卢汉华有时也陪她一起来。孙家祖坟中，最难找也最难“拜”的，就是孙眉夫人谭氏墓，葬在翠亨村以西 3 公里左右的“逼虎跳墙”山顶上，又高又隐蔽。有时，孙中山先生曾侄孙孙必胜、孙必达也在清明期间回乡“拜山”。他们的伯父孙满、父亲孙乾无论何时回乡，都必到祖坟前烧纸上香。

当地隆重的“拜山”活动，使我对孙中山的祖籍与家世问题产生了兴趣。

1996 年春，因同事张咏梅读在职大专，需要写一篇调查报告，可能是出于工作原因，她要写一篇关于孙中山祖籍问题的“调查报告”。她根据一些文章，写了一篇大约 1000 字的初稿，要我帮忙润色一下。我看了之后，觉得尚有修改的必要，但却无法动笔。因为文字是内容的表达方式，如果不了解、掌握内容，就不能对这个问题发表见解。我于是认真翻看了几篇文章，仔细推敲其内容，然后对同事的文章作了一些修改，使之扩充到 1200 多字。

当时，同事本为了完成学业而选择了这个题目，而我因为在 1994 年加入了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属于该会翠亨小组成员，又在组中担任组刊《酸豆》编辑，自然要多写点孙中山研究方面的文章（之前也写过一两篇），且 1996 年是纪念孙中山诞辰 130 周年，为了有所表示，准备写一篇文章，但又苦于一时找不到题目，后想起同事的文章，认为可以就此谈点看法。

征得同事同意，我准备以其“调查报告”为基础，作些修改与补充。

与此同时，我还把视野放大，先后找出邱捷发表在广州《岭南文史》的《也谈关于孙中山祖籍问题的争论》、谭彼岸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的《孙中山系同何门——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的三大错误》和林家有发表在香港“国际客家学研讨会”的《关于翠亨孙氏是否为客家人的问题》这 3 篇论文，再结合李伯新的《孙中山史迹忆访录》（书稿）、林百克的《孙逸仙传记》

及孙家文物、文献，撰写了《也谈孙中山的祖籍问题》一文，从此揭开了我探讨孙中山祖籍与家世问题的序幕。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同事张咏梅是我从事此项研究的引路人，而期间得益于她的指点又是非常之多，在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我之前，已有邓慕韩、王斧、钟公任等在上世纪30年代的早期调查，又有邓慕韩、孙甄陶、谭彼岸等在上世纪40至60年代的考证，更有谭彼岸、邱捷、李伯新、林家有等在上世纪80至90年代的调研，大体上已经弄明白孰是孰非的问题。因他们的调研结果全部是以文章来表现的，在学术界的分量很重，但对社会的影响力却比较薄弱，而“紫金说”和“客籍说”的提出者罗香林则以著作的形式向社会进行广泛宣传，因此，很有必要以著作的形式批驳其错误观点。而在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这一特定的工作环境下，加之我曾撰写过几篇相关的文章，因此这一任务自然就落在了我的肩上。在时任馆长萧润君先生的支持下，我开始投入《孙中山的家世——资料与研究》一书资料收集与编辑工作，成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第4代调研者。在调研过程中，我也得到了第3代孙中山祖籍与家世的研究者邱捷和李伯新先生的指导与帮助，并于2001年出版了该书。该书以客观的态度，向社会如实提供“两说”的依据与观点，得到了学术界和社会的肯定。

史学观点是以史料为基础的，而正确的史学观点则是建立在正确和科学的史料基础之上的，但当时顺德市桂州地区的一位客家人看了该书之后来找我，说他感觉“紫金说”还是“正确”的。其实，该书在开篇就首先介绍了翠亨《孙氏家谱》，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东莞说”就是据此而来的，到上个世纪40年代初，客家人罗香林在否定“东莞说”的基础上才提出了“紫金说”，而这个历史事实以及“两说”流传至今的历史过程都需要进行回顾与考察。因此，“孙中山家世调研与争论历史总考察（1930~2006）”就成为了我进一步研究孙中山祖籍与家世问题的新课题，于是我继续收集资料与调研。

期间，我于2005年出版了《孙中山家族源流考》（《中山文史》第57辑）的小册子，2006年又完成了《罗香林误入孙中山家世调研歧途原因的历史考察》书稿，并于2008年最终完成了该任务，出版了《孙中山家世研究与辨析》（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对于“两说”的来龙去脉进行认真细致地介绍与剖析。随后，我又对“两说”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并将《孙中山家族源

流考》及未出版的《罗香林误入孙中山家世调研歧途原因的历史考察》相应插入，于2011年出版了《孙中山家世之史料考述与说法辨析》（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系统地指出了“两说”的孰是孰非。

除此之外，我还在各种报刊发表了考证及辨析文章20余篇（另有未发表的文章近10篇）。本书就是选取这些已发表及未发表的文章精华部分，以著作形式来展现自己观点和见解的一种体现，从而结束了我对孙中山祖籍与家世问题的研究生涯。

最后，我借此机会，对本书由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资助出版一事致以真挚的感谢！

邹佩丛

2016年10月

目 录

前言	1
孙中山的祖籍是“东莞县上沙乡”	1
涌口乎？抑或涌口门乎？ ——孙中山先祖落籍香山县之最初地点考辨	33
紫金孙琯昌与香山孙连昌不是同一人 ——孙中山的十二世先祖考辨	43
香山孙连昌是康熙时人，而紫金孙琯昌 是乾隆时人，两人绝非同一人	52
翠亨孙氏不是客家人	74
孙中山祖籍“东莞说”之由来及其在三四十年代的传播情况	83
东莞“两乡之争”与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对孙中山祖籍的全面 复查与国民党党史会的会审结论	100
孙中山研究者与孙中山亲属对孙中山家世具有正面意义的 后续调研	115
如何寻找和认定孙中山的祖籍与家世	151
罗香林调研孙中山家世之经历及其误入歧途原因之浅析	175
也谈孙中山的祖籍问题	195
略谈学术界对孙中山祖籍问题的争论及我们的看法	209
关于孙中山祖籍问题的争论及我们的结论	225
从笔者所编四本书看孙中山的祖籍与家世问题	231
孙中山祖籍“东莞说”之由来及其远祖之考证	240
孙中山祖籍“宁都——东莞说”之由来及其是非之考辨	283

孙中山家族上源及其远祖史事考析	299
乐安孙姓姓源与孙武其名其事考辨	315
对与错、是与非、真与伪、直与曲之间 ——1930 年以来孙中山祖籍与家世调研与争论情况述评	336

孙中山的祖籍是“东莞县上沙乡”

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目前在社会上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孙中山的祖籍是东莞县上沙乡，简称“东莞说”，另一种说法认为孙中山的祖籍是紫金县孙屋排，简称“紫金说”。但在孙中山研究界，则认为“东莞说”是正确的，现将笔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公布如下：

一 孙中山、孙眉在民国元年的联亲、祭祖活动证明其祖籍是“东莞县上沙乡”

1912年5月，辞去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回到广东，他一边参加社会公务活动，一边与孙眉举行私人参拜活动。其参拜活动反映了他们“认祖归宗”、“光宗耀祖”的事实，也反映了他们的祖籍之所在。

1. 1912年5月11日，孙中山在广州参加“广东孙族欢迎中山家先生恳亲大会”（又称“广东孙族〔宗亲〕恳亲会”）。同月15日，广州《民生日报》第5页以《孙族（宗亲）恳亲会纪事》^①为题予以报道，其关于“散居”之“我孙氏子孙”为“宗亲”、“相见”之“我族叔伯昆弟”甚“欢喜”的记述有：

宣布员孙龙光演说词：“今日我孙氏伯叔兄弟，开恳亲会欢迎中山家先生”，“余等忝属同乡同宗，开会欢迎”，“我孙氏子孙，自南雄珠玑巷，迁来广东后，散居各处，枝派虽同，毫无联络”，“料为先生意中最先着手之点者，非我孙氏家族耶？则整顿家族为模范族，又可知矣”，“如是，吾孙氏之家族，不更光大而久远耶？”

^① 1912年5月15日广州《民生日报》第5页刊载有《孙族恳亲会纪事》的报道。

中山先生答词略谓：“今日得与我族叔伯昆弟相见，正〔甚〕属欢喜。”

当时，参加“广东孙族恳亲会”的东莞县上沙乡孙姓有孙跃衢、孙同发、孙兆权、孙善富、孙培富、孙启瑞、孙蒿庭、孙占鳌、孙鸿鳌、孙金堂、孙子南、孙耀堂、孙锦胜、孙家胜、孙家开、孙新等三十多人，他们在会后收到与孙中山的合影照片和《孙族恳亲会欢迎中山记》的新闻传单各若干份。其中，孙同发之子孙衍佳至今仍保存着合影照片和新闻传单。这至少表明孙中山承认东莞县上沙乡孙姓为“宗亲”。而当时在翠亨村，由孙学成的夫人程氏保管的、编于清光绪六年至九年的《翠亨谱》^①（原名《孙氏家谱》，简称“《翠亨谱》”）也记载“始祖、二世、三世、四世祖俱在东莞县长沙乡居住”，亦即孙中山的祖籍是“东莞县长沙乡”。而东莞县长沙乡即东莞县上沙乡。

2. 1912年5月28日，孙中山夫妇、孙眉夫妇等专程到迳仔朗孙氏祖坟祭祖。时人留下的口碑资料有：

●孫族懇親會紀事
月之十一日，孫族懇親會，假康大石街廣公館，歡迎中山先生，是日孫族到者，約二百餘人，兩打牛鐘，中山先生駕臨，由招待員引入廳接見，少憩，隨即先生登演說台，正會長孫樂泰，宣布開會理由，宣布員孫龍光演說，先生答詞後，即茶會拍照而散，會後員孫龍光演說詞，

子孫制之深威，而亡于共和之初政，豈不寒心，然則如何改良之，咸識之，尤大而維持之，此皆不得不希望于先生者也，抑余尤有不能已于言者，我孫氏子孫，自南雄珠璣巷，遷來廣東後，散居各處，枝派雖同，毫無聯絡，且生計艱難，智識未開，是亦我族之羞也，先生素持三民主義，今者革命功成，民國設立，我族應擁護主義，均已達其目的，惟民生主義尚未發達，故又

人而已，豈足盤所以待先生之心哉，中山先生答詞，畧謂今日得與我族叔伯昆弟相見，正屬歡喜，惟念四萬萬同胞，皆我輩之子孫，其始均無所謂民族者，自人民聚而，而姓氏生而血族之見重，由是家別以起，然此家族亦正好，合無數之家族，而即成爲國家，今者民國成立，政當共和，合滿漢蒙回藏而成一家，亦猶是一族，將來推廣其博愛，家運亞洲而聯絡之，豈弟我一族而已哉，（完）

1912年5月15日的广州《民生日报》在第5页以《孙族〈宗亲〉恳亲会纪事》为题予以报道（局部）

^① 原藏孙中山故居，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由孙学成的妻子程氏保管；1913年至1931年由孙妙茜在翠亨村保管；1932年由卢慕贞携往澳门编谱，1935年尚在澳门；抗战胜利后回归翠亨村，由孙妙茜保管；孙妙茜去世前，将该谱交给其孙子杨连合、杨连逢保管；1956年9月，由杨连逢献给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收藏。



东莞县上沙乡孙衍佳保存的“广东孙族宗亲恳亲会”纪念合影



东莞县上沙乡孙衍佳保存的“广东孙族宗亲恳亲会”新闻传单

孙中山“做起人”（即当选大总统）后回乡，是从石岐回来的，时在九月重阳节左右，我曾见过他，他在祖宗山坟行走一遭，过几天又走了^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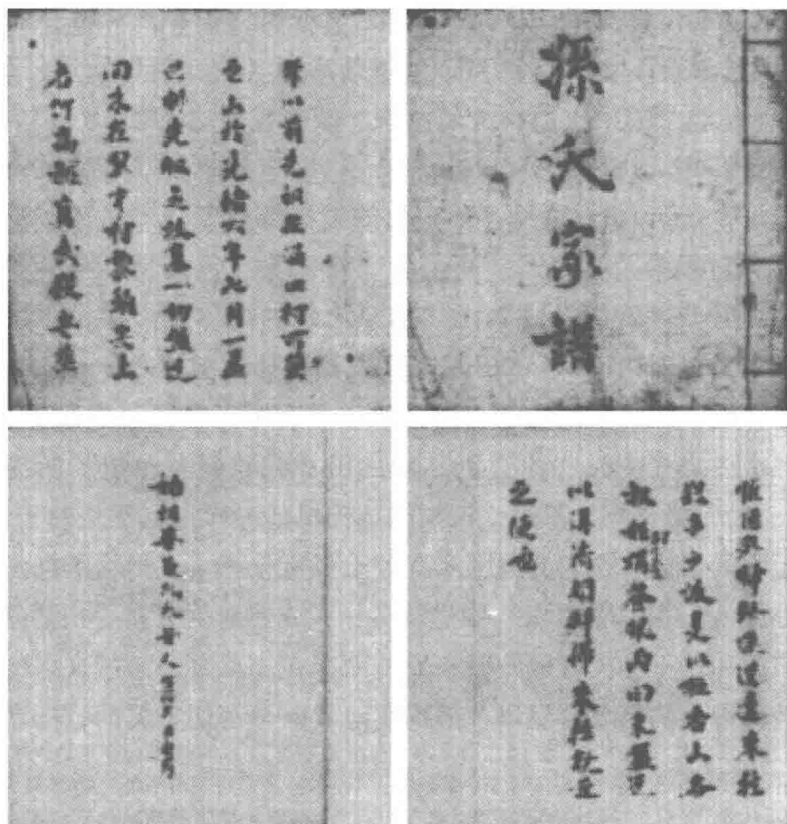
笔者按：a. 孙中山于1912年5月27日（阴历四月十一日）回乡，29日离乡北上。并非是在同年9月回乡，详见1930年冬孙中山的胞姐孙妙茜在王斧访问时对王所说：孙中山于“民国元年四月十一日，曾一度归来”^②。其实，孙中山回乡的时间是民国元年5月底即清明节之后一周左右，不是9月重阳节前后；他当时是从崖口上岸的，并非从石岐归来。因为石岐、崖口和翠亨这三个地点都在同一路线上，因此造成了忆述者的误会。b. 孙中山祭拜祖宗山坟的时间应是5月28日上午，并非是他一人去的，而是与孙眉夫妇及卢慕贞、孙妮、孙婉一起去的，因为孙家的这些人当时也在翠亨村，故不可能仅仅是孙中山一个人去的。另外，按当地习俗，每年的清明节前后，当地人都有“拜山”（即祭拜祖宗山坟之意）的民俗，而孙中山在离开家乡16年之后首次回乡，正在此期间，因此，他与其他刚回乡的家人一同上山扫墓祭祖是理所当然的。c. 绝大多数孙家祖坟墓在迳仔萌的周边。据当时由孙学成的夫人程氏保管的《翠亨孙氏家谱》记载：十一世孙瑞英死后“葬〈于〉看山田，后迁上林边”，十二世孙连德夫人徐氏和十二世孙连昌均“葬〈于〉看山田”，十二世孙连富“葬〈于〉后门埔”，十二世孙连德和十三世孙迺千与夫人谭氏均“葬〈于〉后门山”。这些地名均是迳仔萌村周边一带的土名，如该谱记载十一世孙友奕“葬〈于〉迳仔朗〔萌〕后门企石坐乙向辛兼卯酉之原”、十三世孙云辉“葬〈于〉迳仔朗〔萌〕后门山坐北向南”所提到的“迳仔萌”，就是明确了它们的所在，准确地说，就是它们均处于迳仔萌村周边的不同位置。这些坟墓于1931年秋被孙族人士迁往翠亨村东北2公里处的谭家山土名“猪肝吊胆”（即今谭家山孙族坟场）安葬，当时一同迁葬的还有九世孙派清（墓碑失名）、十世孙植尚（墓碑失名）、十二世孙连帝、十五世孙恒达、十六世孙尊贤、十六世孙业贤等孙族考妣坟墓，共计17座。搬迁原因是孙科要在翠亨村西北迳仔萌村一带修建“总理故乡纪念学校”（即今中山纪念中学）。为修建校区腾出地方，

① 李伯新：《孙中山史迹忆访录》，中山市政协文史委1996年10月印行，第140页。

② 王斧：《总理故乡史料征集记》，载南京《建国月刊》第5卷第1期，1931年5月出版。

孙科与孙满商定，将地处迳仔荫村周边的孙族祖墓进行了大规模的搬迁，并将具体搬迁工作委托给他们的族人孙锦兴和孙社正负责。在搬迁时，他们还动员了外姓迁出了地处校区内的 7 座坟墓，连同迁出的孙族祖墓，共计 24 座。但在 1931 年搬迁之前，这 24 座坟墓均在迳仔荫地区（即今中山纪念中学校区内）。另外，孙中山之父孙达成（十七世）于 1888 年去世，亦葬在犁头尖山山脚处（即今中山纪念中学背后，与迳仔荫地区相邻），1931 年孙族迁坟时，因风水先生说此墓风水较好，故未迁动。1912 年 5 月 28 日孙中山等亲人“在祖宗山坟行走一遭”时所拜祭的，即是十七世孙达成墓以及前述的 17 座孙姓“祖宗山坟”的大部分。

孙眉夫妇与孙中山夫妇到迳仔荫的孙氏祖墓祭祖之事表明，他们均认同迳仔荫孙姓祖坟为自己的祖坟。



《翠亨孙氏家谱》封面及迁葬祖坟到竹高龙的“前言”内容

此外该谱还记载“兹以前先祖在涌口村所葬之山^①，于光绪六年七月，一盖〔概〕已将先祖之坟墓一切盘〔搬〕迁回来，在翠亨村犁〔犁〕头尖〈山〉土名竹高龙真武殿安葬”。这些搬迁回来的“祖坟”主要是孙中山的五、六、七、八世祖坟，他们被迁葬至犁头尖山山肩处的“竹高龙真武殿”一带，并与此前已经安葬在此的孙殿朝夫妇（孙中山的十四世祖妣）等3座坟墓葬在同一墓地——竹高龙孙族墓地。这些也是孙家的祖坟。

值得一提的是，该谱记载的十一世孙瑞英、十二世孙连德夫人徐氏和十二世孙连昌所葬之地为土名“看山田”（孙瑞英的遗骸后来被迁葬至土名“上林边”），但其实它们并不是葬在“看山田”之内，而是葬在“看山田”的周边。而土名“看山田”实际上是迳仔荫孙氏的祖尝田（又称“公尝田”），如《翠亨孙氏祖尝账册》除了记载翠亨孙氏的祖尝田土名“龙田”的收益与支出之外，还涉及迳仔荫孙氏的祖尝田如土名“看山田”、“石碧坑田”和“禾亭边”，它既记载道光廿九年（1850年）收“廿七、八年份”的“来〈自〉汉〔看〕山田租谷一石”，也记载（道光）“廿八年〈收〉何汉明迳仔荫和〔禾〕亭边租谷一石，国贤交谷一石，孝敬贤收”道光“廿九年份”“达成收扣租谷五斗”和咸丰四年（1854年）“七月十五〈日〉（尊贤）交出银式拾三两五钱一分，达成手收入”，由此可见，孙中山的伯祖孙尊贤、祖父孙敬贤和父亲孙达成均曾管理过祖尝及该账册。而土名“看山田”显而易见是一块稻田，不过，这块稻田又具有看管孙氏祖山（祖宗山坟的简称或俗称，即祖坟）的作用，所以名之为“看山田”。该田附近除了葬有孙氏祖坟之外，还是迳仔荫孙氏祖祠的所在地，如该谱记载的十世孙毓表之妻梁氏“葬于看山田祖祠左侧”和十一世孙奇进之妻麦氏“葬〈于〉看山田〈祖〉祠左侧边”所提到的“看山田祖祠”，就是指该祠，不过，该祠同孙氏祖墓一样，也不是处于田地之内，而是位于田地的周边，在它的周围才有孙氏祖墓分布。该祠除了祠堂本身的用途外，当孙族人士在“看山田”中进行劳作，或者清明节前后扫墓祭祖时，又可以兼做该田和若干孙氏墓地的服务设施而存在。总之，通过这样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些孙中山的祖墓与祖田、祖祠在地域上是密切相关的，三者具有不可

① 笔者注：此“山”字按当地民俗，系指“祖墓”，当地人把清明期间扫墓祭祖活动称为“拜山”。当地人提到某处有几座坟墓时，常说某处有“几挂山”或“几穴山”，“挂”字为量词，表示“座”、“穴”之意。

分割的地理关系与家族关系，其中，该田具有明显的标志作用，所以孙族人士用它的名称，来标示周边墓地与祠堂的所在。1930年11月孙满陪同邓幕韩、王斧等人到翠亨调查孙中山祖籍前往迳仔荫查看孙氏祖祠时，该祠早已因孙族“人口稀微，老壮出外，乏人料理”而倒塌荒废（后详，邓幕韩当时还拍有该祠遗址照片^①），估计1912年5月28日孙中山等人到迳仔荫村周边的祖坟祭祖时该祠堂已经荒废，而且又是清明时节，理所当然要在祖宗山坟巡礼一番，而这也应为同日孙中山、孙眉等亲人赴左埗头孙氏宗祠拜伯祖之后，孙眉与左埗头宗亲谈到翠亨孙氏祖祠重修一事打下伏笔。事实上，从1912年孙中山、孙眉等亲人巡礼祖墓一事来看，他们早年居乡每遇清明节和重阳节时，除扫墓祭祖外，显然也进过这个祖祠祭拜过祖先。该孙氏祖祠即该谱“前言”提到的孙氏祖祠，是由孙瑞英偕子侄迁居迳仔荫村后所建，其兴建时间应在清朝初期，至清末已经存在了200多年，到清朝晚期，因孙氏族人外迁（涌口、翠亨、“下四府”^②、檀香山等地）而荒废。由于孙瑞英的子侄总共只有10余户，所以该祠十分狭小与简陋^③，主要供奉五世孙礼赞及其次子孙乐南以下的孙族先祖牌位（后详）。孙瑞英及其子孙去世后，其牌位也理所当然地供奉其中。它荒废以后，孙族又借南朗镇以南1公里的西亨村孙族祠堂（系六世祖孙乐南的长子孙桂廷的居住地，而迳仔荫孙族则是孙乐南第三子孙耕隐的后裔孙瑞英及其后裔的居住地）的一部分来寄存，据迳仔荫孙氏后人孙社正在上世纪90年代回忆，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寄存在西亨孙氏祠堂的迳仔荫孙氏神祇牌，约有十一二个^④，此为后话。

3. 1912年5月28日，孙中山夫妇、孙眉夫妇专程前往左埗头村孙族祠堂，拜谒伯祖，探望宗亲，并合影留念，当时孙眉还和左埗头富商孙锦芳商讨过筹

① 见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所藏档案，编号为012/244和017/3，名称分别为“总理故乡已湮圮之祠堂故址”和“总理先祖祠堂故址”。

② 今广东高州、雷州、廉江、化州一带。

③ 见本人所编《孙中山家世研究与辨析》一书，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285页李伯新访问翠亨村民陆天祥，访问时间是1965年，陆当时是89岁，陆称他童年时曾见过迳仔荫祠堂，按年代推算，他见到该祠时应是1885年，亦即《翠亨孙氏家谱》编完之后不久，其言当自可信。

④ 见本人所编《孙中山家世研究与辨析》一书第310、672页，孙社正于1913年出生，他说他早年曾见过祠堂里有一些神祇牌的说法是不可信的，但若他说他早年曾见过已经荒废的迳仔荫孙氏祖祠是可信的，而且若说他的父亲孙德勤早年曾见过，也没有异议。不过，他关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迳仔荫孙氏寄存在南朗附近西亨村孙氏祠堂中约有十一二个神祇牌的说法则是真实的。